



“《青春之歌》改变了我的一生”

谢芳曾在采访中透露,她的祖父是福建龙岩人,9岁时逃难到湖南益阳,以后就在湖南安家。谢芳原名谢怀复,1935年11月1日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。1951年,谢芳考入中南文工团(现武汉歌舞剧院),不到18岁就在歌剧《小二黑结婚》中担当了主演,还主演过歌剧《白毛女》《刘三姐》等。

1958年,杨沫的小说《青春之歌》问世,这部讲述知识女性林道静成长故事的小说出版后反响热烈。1959年,为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,北京电影制片厂决定将其改编成电影,导演由崔嵬和陈怀皑担任。作为片中灵魂人物的林道静由谁来饰演,成为影片能否成功的关键。

但直到1959年3月影片开拍时,林道静的人选仍未定下来。这时,崔嵬想到他在湖北当中南文工团团长时,团里有个叫谢芳的歌剧演员。崔嵬觉得,谢芳的外貌、气质与林道静相似,于是马上通知她



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谢芳(见左图)、电影《青春之歌》中林道静(见右图)扮演者,于12月19日凌晨在北京安贞医院逝世,享年89岁。谢芳的儿媳李海平透露:“她走得很安详,如同睡着了一样。”

来北京试镜。仅仅试了两场戏,谢芳就被确定为林道静的扮演者。

谢芳在表演上表现出过人的领悟力,“具体人、具体事、具体演”这九个字,是她对这次表演的概括。她坦言自己在塑造林道静时“一点束缚都没有”。片中谢芳有一个攀上电车、对着游行队伍喊话的镜头被定格为经典,但当时只有画外配乐,剧本上并没有写具体台词。“我就自己设计了一下台词,‘同学们,不要怕这白色恐怖,我们大家团结起来’,拍出来效果特别好。”谢芳生前回忆。

谢芳接受采访时说,在参演《青春之歌》中,最难把握的其实是哭戏。“当我看到剧本中说‘林道静的眼泪慢慢地流下来’时,就有点紧张。”后来,凭借联想和充分调动真情实感,谢芳终于能够在镜头前“慢慢流下眼泪”了。她笑着总结说:“好的女演员都会流眼泪。”

电影《青春之歌》上映后获得了巨大成功,饰演林道静的谢芳

也一炮而红,成为第一代知识女性的银幕代表。光是在片中的数套衣服就让人们津津乐道,尤其是那套蓝布旗袍加白色围巾的装扮,成为当时很多女性模仿的对象。谢芳在片中的短发也被赋予“林道静头”的美名。

谢芳曾说:“这部电影改变了我的一生。为了《青春之歌》,我不断鞭策自己、完善自己,直到现在。”2021年她接受专访时还勉励今天的年轻人:“我希望青年人都能拿出林道静的力量、青春的力量,努力创造新的时代。”

尽力赋予角色新的生命

谢芳主演的第二部电影是1963年谢铁骊执导的《早春二月》,该片根据柔石的小说《二月》改编。谢芳在片中饰演活泼大方的女孩陶岚。在谢芳看来,这个角色跟林道静的气质和性格截然不同:一个沉静,一个泼辣;一个含蓄,一个外露。如果说林道静是青衣的话,那么陶岚除了青衣外,还有花旦和刀马旦的影子,而这正是自

己缺乏的。好在小说和剧本给了她很大的帮助,尤其是谢铁骊导演对人物的改编,帮助她完成了这个角色的塑造。

1964年,谢芳在谢晋执导的电影《舞台姐妹》中饰演越剧演员竺春花,她参与这部电影下了很大的功夫,首先从浙江绍兴开始体验生活,拜访袁雪芬等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,学习她们的言行举止、一颦一笑。在片中有一段竺春花哀求戏班班主收留自己的戏,在正式开拍前,谢芳把自己表演《白毛女》的经验运用到这里,甚至还小声唱起了歌剧《白毛女》的唱段,让眼泪缓缓流下,让思绪逐渐蔓延。等到正式开机,谢芳的所有情绪都已经到位,这场戏很快一气呵成。

后来,谢芳陆续出演了《山花》《第二次握手》《文成公主》等50多部影视剧。1962年,谢芳和赵丹、白杨等一起,入选新中国“二十二大影星”。2016年,谢芳获得了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。

对表演艺术,谢芳坦言,自己看剧本时,会搜肠刮肚地寻找过往的经历和经验,尽量赋予角色新的生命。

(据北京日报客户端12.19 王金跃 袁云儿/文)

出生于中国的《时代》周刊创办人

秋,告别中国时,卢斯对自己的中国朋友脱口说出了发自肺腑的心声。回到美国,卢斯开始了独自一人的求学和追梦之旅。

初入康涅狄格州的霍奇基斯寄宿私校时,由于童年在中国度过,他时常遭到学校里富裕家庭子弟的鄙视,不少同学喊他“中国佬”,嘲讽他。他反驳道:“中国没有什么不好,我爱中国,也爱中国人。”凭借自己的努力,卢斯很快就成为班上的优等生,他中文流利,能娴熟运用希腊语、拉丁语、法语和德语,还担任校刊《霍奇基斯文学月刊》编辑,结识了后来的合作伙伴哈登。

1916年,卢斯进入耶鲁大学学习,成为校报《耶鲁每日新闻》编辑部的成员,他把学业以外的所有时间都花在编教会学校芝罘学校(今芝罘区滨海路海军航空学院内),学习法语、拉丁语和希腊语,并开始阅读中国历史书籍。

“我是山东人。”1912年



合美国援华会、美国医药援华会、美国对华急救委员会、美国教会对华救济会等团体,发起组建“救济中国联合会”,向美国民众高调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壮举,募捐筹集了大量援华经费,支持中国抵抗日本侵略,甚至亲笔致信《时代》的全体订户,竭力唤起民众对中国孤军奋战的理解与支持。因此,卢斯被誉为美国最早挺身而出的“援华先锋”,声名卓著。

1944年,卢斯买下纽约东城65街125号一幢典雅的四层红砖楼,赠与由孟禄、杜威、胡适等人在1926年创建的华美协进社。这栋房屋后来被称为“中国之家”,成为中美两国名流学者的活动场所,胡适、赵元任、老舍、冯玉祥、董必武、孔祥熙、吴贻芳、张伯苓、梅贻琦、冯友兰、梁思成、林语堂、赛珍珠、戴爱莲等曾作为嘉宾在此演讲、交流。

(摘自《齐鲁晚报》周惠斌/文)



陶琦

从厨房里飘荡出来的香气,也是爱的细弱回声。

多年前看李安的电影《饮食男女》,大厨父亲老朱每到周末就会雷打不动地召集三个女儿回家吃饭,为此他需要在厨房里忙活一整个下午。看的时候我不禁感叹日本作家吉本芭娜娜在她的短篇小说《厨房》里的几句话:“在这个世界上,最美好的地方就是厨房。不管一个人独有,两个人同有,或大家共有,只要是厨房,是制作食物的地方,就会让人心生欢喜。”从某种程度上说,从厨房可以看出一户人家与生活相处的方式,其魅力不仅体现在食物延续

着家族成员的味觉记忆,厨房还是黏合亲情的有效空间。

姐弟情深

钟叔河

李勣封英国公,位居宰相,爵位、官位都很高,可是姐姐病了,他还亲自为她熬粥。这时,他的年纪已经很大,胡须长得长,熬粥时得低头看锅下的火,好几次胡须都被火引燃。姐姐劝他别干了,说:“男女佣人多的,何必自己动手哪。”

“难道是没人动手我才做的吗?”李勣道,“我是看见姐姐老了,我自己也老了,就是想长久地给姐姐熬粥,只怕也很难了啊!”

(摘自《念楼学短》湖南美术出版社)

文苑

自自然然

詹政伟

20世纪90年代中叶,我的某部小说被翻译成法语,译者是一名大学教授。有一年,她来中国旅游,想来江南小县城看看我笔下的地方到底是怎样的。那时候,我还居住在一个叫酒甑弄的小地方。当我带着她走过一座叫永凝的石拱桥,穿过几条弯弯曲曲的小弄堂才走到我家时,她大为惊讶,感慨道:“我明白你的小说为什么能写得那么曲

里拐弯了。”她一定要一个人再走一遍。结果她迷路了,跑到另一条弄堂去了。当我找到她时,她拊掌大笑。当我问她有什么感受时,她摇摇头,不肯说。我再催问,她有些不高兴地说:“我不想说,我要独自享受。”

是啊,不是所有事物都需要弄清楚来龙去脉,而我们好像已经习惯了刨根问底。

(摘自《新民晚报》)

漫说“壁立千仞”

郭杰

然把自然界拔地而起的多种多样的山峰,用诗的简约语言予以抽象化,使之归于近乎统一的醒目图景,给人的心理以强烈震撼。

直到不久前,前往湘西一带旅游,亲眼观察了巍峨连绵的崇山峻岭,特别是在武陵源,置身于那接近垂直的险峻挺拔的峭壁悬崖之间,凭借凿壁悬空的栈道,手扶栏杆,小心翼翼缓步而行。举头仰望,只见犹如整块巨石般的山峰,直挺挺、齐刷刷,连成一排耸入云霄,遮住了大半个天空;

俯瞰山谷,只见脚下更是垂直陡立的悬崖深涧,在缕缕纤云缭绕之中,直落万丈,深不可测,令人不由倒抽一口冷气,心悸不已,感受到某种恐慌的神经刺激。而又故作镇定,以人工栈道的安全系数自我安慰,庶不至于惊乱无主、进退失据。从谷底到顶峰,仿佛巨大无比的淡黄色巨石,垂直垒砌起高耸入云、连绵无际的峭壁,向遥远的方向不断延伸,只在峭壁的石缝中间,偶或横插出几株绿色枝叶,象征着自然界生命力的坚韧顽强。

冬天决定下雪。一点不少,毫不犹豫,也绝不小心翼翼,因为它知道雪是它的全部,它要用雪向整个世界展示自己。冬天着手用雪填满整片景观,完全全地覆盖,让每个人都彻底忘记夏天,唯一重要的只有这冬天。哦,他们会冻僵,会滑倒;他们会铲雪,会犁地。学校会停课,汽车会卡在沟渠中,人们会对着天空挥舞拳头,咒骂冬天。

然后便开始下雪了。但随着天空慢慢被填满,冬天发现自己是多么可悲、多么渺小,有一段时间,它试图通过增加压力来弥补,让更多的雪花飞舞起来,但这么做只会显得更加愚蠢,他们一定在想,是怎样虚荣的傻瓜才会认为,在世界上撒下一把白色粉末,就能改变什么?雪什么都算不上。什么都不是!这么做并不会让它有任何意义。

但也许还为时不晚。如果雪一落地就融化了,就没人会注意到。

雪一落地就融化了。冬天羞愧地转身离去。落下的雪变成了雨。很快,刚刚发生的所有迹象都消失了。在数天甚至数周里,冬天都在诅咒自己,与此同时,它容许秋天继续维持中等的温度、雨水和风。慢慢地,在不知不觉中,冬天的内心有了些许改变,它原有的骄傲又回来了,它想念它的行动,想念它的本性,开始渴望闪闪发光的、白雪皑皑的世界,森林中被白雪覆盖的小屋和道路两边的雪堆。这一次的冬天很平静,不像上次那样慌乱而近乎狂热——是什么影响了它?它对自己和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,雪再次落下,这次落在结霜的地面上,不会有任何一片雪花融化和消失。(摘自《在冬天》三联书店)

当我从栈道上缓缓移动前行,渐渐适应了这种垂直挺拔的惊险感觉,能较为自如地观赏和思索,就很自然地联想起林则徐的那副对联。这时,我忽然领悟到,原来对联中“壁立千仞”四字,并不仅限于对自然景观的抽象化,更不是作者本人的凭空臆想,因为它完全符合于我此刻所见之景象,正是对瑰丽多彩、丰富无限的大自然最真实的描绘和刻画啊!“壁立千仞”,是自然的实景,是客观世界的逼真写照。自然和生活,是一切艺术创作的源头活水。

(摘自《广州日报》)

文苑